

# 有多少超标办公室“搬出搬进”

## 百姓观点

□王石川

为应付检查搬到小办公室，“风声过后”又搬回超标办公室。湖北十堰市人社局局长孙照军在“清房改革”中玩起了“搬进搬出”游戏。2月25日，记者从湖北十堰市了解到，近日，孙照军因违规使用办公用房被免职。（《京华时报》2月26日）

说孙照军咎由自取，并非虚言。由此，便牵引出几个问题。

其一，一些官员认为反四风只是一阵风。办公室面积严重超标，孙照军之所以敢于搬出又搬进，显然与抱有侥幸心理有关，

也与认为中央反四风只是一阵风有关，过了风头一切正常。殊不知，国家发改委、住建部共同印发的《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建设标准》，是规范党政机关办公用房的刚性制度，不可能朝令夕改。而中央出台八项规定、反四风，更不可能浅尝辄止。日前，中纪委网站上的一篇文章称：有的人认为，反腐败只是“一阵风”、摆摆姿态。还有的人说到“四风”反腐败已经差不多了，再进行下去就过头了，见好就收吧！对此类观点，必须坚决予以反对，绝不能熟视无睹、任其泛滥。从形势判断上看，反腐远没有到“鸣金收兵的时候”。

与之相对应的是，前不久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公布了1月份全国查处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1650件，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406人。释放的信号很明显，对违反八项规定者，发现一起，曝光一起，处理一起，绝不手软。同时也说明，现实中仍有为数不少的官员把反四风当成耳旁风，不以为然，

不思悔改，甚至变本加厉地刮四风、行贪腐。

其二，如何处置超标的办公室，应摆在议事日程。此前，媒体披露，一些官员清理、腾退超标办公用房，只是“一种糊弄上级检查的工程”。比如，他们隔断出的接待室等，“仍属局长专用”。孙照军的整改也是糊弄，看似封存了大办公室，但又偷偷使用。为防止超标办公室被重新使用，应有釜底抽薪之策，比如，可公开拍卖，或用作住房困难群体的廉租房，或出租；再比如，将大办公室改成人合并办公。无论什么方式，都不应让办公室闲置起来，那些官员再想阳奉阴违，打折扣、搞变通，就不容易了。

其三，如何防止官员在“清房改革”中耍花招，仍是难题。孙照军之所以被发现搬进超标办公室，归因于有人举报，“纪委接到群众举报后进行了调查核实”。如果没人举报呢？或如果举报无效呢？对于民众来说，很难有机会光临孙局长的大办公室，而对于其下

属来说，即便有机会出入，也未必敢于举报局长超标使用办公室。

有个细节是，当初整改时，孙照军将里间原办公室封存，钥匙交办公室统一保管。既然钥匙交出去了，为何又能搬进去？其实，身为一局之长，取回钥匙有何难事？换言之，但凡超标使用办公室的官员往往都是部门领导，对他们的监督往往无力，“上级监督太远，同级监督太软，下级监督太难”的现象，仍然不同程度存在。为此，既需要建立更有效的监督平台，鼓励各种方式的举报，也需要建立抽查制、督查制。

“反腐一阵风，那只是传说”，再不收心、收手的官员，可参照孙照军被免职的例证。与此同时，更应该看到，实现不敢腐、不能腐、不想腐上还没有取得压倒性胜利，减少腐败存量、遏制腐败增量、重构政治生态，仍然艰巨繁重。为此，就需要严格构建监督制度，在官员不敢腐上发力。

## 画中有话



## 身份证照片可否换位思考

□蔡辉

今年，首批10年有效期的身份证将到期，据《中国青年报》社会调查中心统计，52.3%受访者对目前身份证照片不满意，65.4%的人支持“身份证照片不满意可重拍”。

小小照片，体现出公共服务意识、服务效率和服务水平的不足，但修补这个短板，恐非重拍就可解决。

在北京办身份证、护照，一般能重拍，可颇有爱美人士不管后面排队多长，反复搔首弄姿，誓欲以照相术弥补天然，对此，有的单位以三张为限，有的干脆禁止重拍。

提高质量，前提是资源充足，可在一些突发行政命令前，公共资源常显匮乏，做到已不易，很难奢望做好。更何况，其中还有公共设施与个体需求间的冲突，要拍好照片，需在设备、技能、时间上增加投入，难免干扰公安部门本职工作。

当然，把办证者个个拍得犹如罪犯，确实太冷漠，虽然身份证照片最重要的是像，而非漂亮，但这不是取缔人文关怀的借口，更不能一提统一办理，就是高价格、更麻烦、质量差的代名词，这提醒我们，应尝试一下换位思考。

一般来说，公共资源分配主要有两种途径，一是集中分配，一是市场分配，前者长期把持统治地位，而后者走向主流则是近代化产物。在市场崛起过程中，质疑不

断：市场符合道德吗？没人管，天下岂不乱了？市场会不会带来新的不公平……

然而，过去500年的历史证明，市场化更充分的民族总能战胜对手，且其社会整体的道德状况、人文素质、治理水准等，亦明显领先。这说明，除极特殊情况外，市场分配总是比集中分配更有效率。

对于市场的力量，前人有清醒认识，中国人创造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，在大多数时代，我们的产权制度支持土地自由买卖，至少自宋代起，中国制造便已风靡世界。但，当商业与落后的制度产生冲突时，皇权总是倾向于集中，以为集中才是最可依赖的力量，但事实上，哪一次天下板荡，不源于集中带来的负面效应？表面看，集中可以立竿见影，可成本惊人，为修补它的伤害，只能靠新的集中，结果在反复折腾中，集中依赖症将所有人拖垮。

过去30多年，正是因为充分释放了市场的力量，中国取得了伟大的进步，但这并不等于说，我们已真正接受了市场分配理念，遇到具体问题，仍有不少人本能地回到老思维、老办法上去。其实，让百姓自己提供身份证照片有多难？只要条件开列清楚、宣传到位，不仅办理迅速、价格便宜、质量更佳，还免去种种抱怨，岂不两便？

当下各单位拍身份证照片的多是“临时工”，可见，公安机关也明白市场出效率，却因种种不足为外人道的理由，放弃了最优方案，而这种拧巴，恰恰是不断在制造抱怨的源头。

## 有些人才观念还停在20年前

□熊丙奇

近日，27岁女生陆盈盈成浙大教授、博导一事备受媒体关注，2月26日上午，浙江大学化学工程联合国家重点实验室官网发布《致歉》，声明陆盈盈的职务是特聘研究员，并非教授、博导，全文如下：“国家‘青年千人计划’入选者陆盈盈博士被浙江大学聘为特聘研究员，具有博士生导师资格。之前的网页内容有误，致歉。”

从舆论来看，主要有三个关键词，“最年轻”、“教授”、“博导”，这恰恰反映出我国对人才的评价和管理，还存在比较严重的讲资历、重头衔的问题。

网友首先质疑的是陆盈盈的年龄。其实，就算其被聘为教授，也不能算作最年轻的教授了——2012年，中南大学曾出现22岁的教授。一个人如果有担任教授的能力，应该不问年龄，可近年来，年龄一直是舆论关注的焦点。早在20年前，我国高校就曾出现过26岁的正研究员，当时曾轰动舆论，可20年后，二十七岁被聘任为正高职称，还会成为热门话题，可见人才

观念还停留在20年前。

至于“博导”，浙大的解释，有些莫名其妙。在我国，博导是头衔而非职务。但在国际上，博导根本就不是什么学术头衔，就是职务，一个人招收博士，就是博导，不招收博士，就不是博导。可在我国，博导成为一级学术头衔，是要担任教授之后再遴选为博导，这导致本有能力带博士的讲师、副教授只能带有博导头衔的人带博士。

近年来，国内不少大学都在进行博导制度改革，即取消博导头衔，将其回归为职务。按照浙大的解释，可以招博士，却不是博导，这岂非怪事？这表明，改革并不彻底，一旦遭遇“质疑”，学校就不能理直气壮地回应。

实际上，我国更迫切需要解决的，是改良我国的学术土壤，实行以学术为本的管理和评价，关注真实的学术能力与学术贡献，关注职务表现。这样高校才能形成自己的公信力。而我国的社会舆论，也该从关注人才的身份、头衔，转变到关注人才真实能力和水平。

## 开“无房证明”收费本质是权力寻租

□魏文彪

广西南宁的张先生最近购买首套房，需要开“无房证明”以获得贷款优惠利率。他惊讶地发现，要得到这张证明“没有房子”的薄纸，竟然需要花60元。记者调查发现，除了南宁，在全国多地，“无房证明”都必须在政府限定“独此一家”的机构办理，并收取20元到60元不等的费用。（2月27日新华网“新华视点”）

关于档案服务费，广西柳州市物价局一名负责人表示，上级部门批准的收费项目中有“利用档案开展服务”。但是，正如人们所质疑的，开具“无房证明”的当事人在房产部门连档案都没有，就不存在利用档案进行服务问题，怎么还能收费？而根据财政部、国家发改委的文件，从2013年8月1日起，全国统一取消和免征33项行政事业性收费，其中就包括档案部门“利用档案收费”。所以，部分地方向群众开具“无房证明”收费，属于违规乱收费行为。

对于开具“无房证明”收费，南宁物价部门称，房产部门在建立档案库、档案数字化过程中“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，需要通过收费弥补这部分费用”。而实际上，房产部门在建立档案库、档案数字化过程中耗费的人力物力，民众已经通过纳税方式

支付了该部分费用，房产部门没有理由再向民众收费。房产部门因为在建立档案库、档案数字化过程中“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”，便通过收取“查档服务费”弥补相关费用，属于向民众重复收费行为。

需要看到的是，民众房产档案等资料属于公共资源，由相关机构免费获得，相关机构显然没有权力利用档案查询收费。部分地方部分部门向群众开具“无房证明”收费，本质上属于权力寻租行为，即利用公权力与公共资源谋取部门私利。而部分地方发现的，房产部门不将档案查询费等行政事业性收费上缴国库，而是装进单位私设的“小金库”，用于单位职工加班补助费、福利费、电话补助费等支出，即已为此提供了明证。

正如有专家所指出的，取缔行政事业性收费是政府简政放权的难点，本届政府将简政放权作为头号任务，力度之大前所未有。但是，有的好政策刚出中南海就被一些地方截留，还有的则阳奉阴违，刚取消收费、又来强制的高收费“服务”。在这种中央明令禁止、百姓深恶痛绝的问题上，各级政府和主管部门必须加大清理力度，以防范部分地方部分部门因为实施权力寻租，利用档案查询收费谋取私利，侵损广大民众的利益。